



正见周刊

二零零八年
三月十八日

“用理智去证实法、用智慧去讲清真相、用慈悲去洪法与救度世人” 《理性》
“全面讲清真相，正念清除邪恶，救度众生，坚定的维护法” 《大法坚不可摧》

重,那它不就抓着考验的借口了吗?这时叫师父怎么办?如果我们的行为真不象一个修炼人的样子,师父不能无原则的袒护弟子。师父是在正法,旧的法要归正,新的法要维护,如果我们的行为不但不符合新法理,连旧法理都不符合了,叫师父也没有办法。

要想否定旧势力的安排,不被迫害,就只有一条,走师父安排的路,精進实修,全面做好三件事。实实在在的修自己,无论遇到什么事,首先要记住师父的话:向内找。找到执著,找到人心,然后修去它。心性上来了,三件事肯定能做好,也就是精進的状态了。

瞬间所见:金色的法船(二)

无尘

一日入定后,突然眼前出现一艘金色的法船,法船上坐满了大法弟子,有熟悉的、有不熟悉的,而且陆续的有大法弟子登上法船,状态好的同修是飘上法船的,还有很多同修在拼命的在跑向法船。其中,有一位同修就是我身边的同修大姐,她是飘上法船的。还看见我身边的两位女同修,其中一位年轻的女同修怀中紧紧的包着一个小包袱,小包袱里装满了色欲,我大声的喊她,可她听不见,也看不见金色的法船;另一位老年同修,在原地绕圈走,根本看不见法船,原来她放不下儿女情,陷在其中。

出定后,我向内找自己,为什么师尊让我看到这一幕,后天形成的色欲之心到底断没断,

修心断欲,只有从内心做到才是修炼人应有的状态,才会有神的状态。而儿女情就象一条缆绳阻碍了我们前行的路,修炼人放不下人的东西就无法走向神。

师尊在《精進要旨》(修者忌)中讲“执著于色,则与恶者无别,口念经文贼眼相看,与道甚远,此乃邪恶常人。执著于亲情,必为其所累、所缠、所魔,抓其情丝搅扰一生,年岁一过,悔已晚也。”

愿同修们在救度众生的同时,千万莫忘这万古机缘,走正、走稳回归路!

新闻综合	2
【海外综合】	2
法轮功人权向联合国与各国政府递交中共药物迫害法轮功学员报告 ..	2
法轮功多伦多中领馆前抗议中共新一轮非法抓捕	2
文明新见	2
【历史故事】	2
仁厚谦虚的许容	2
【神韵晚会】	2
艺术大师: 难得、难得、很难得,只有神韵艺术团做得到	2
【传统文化】	4
汉字趣谈	4
【人生感悟】	5
欲速则不达	5
【研究探索】	6
盲鱼不盲,可用松果体视物	6
【诗歌园地】	6
正本清源	7
【佛家故事】	7
公开忏悔 终得圆满	7
【众生觉醒】	8
神韵光碟一样可以净化人的心灵	8
弟子交流	9
【法会交流】	9
修炼与返本归真(译文)	9
向内找 圆容修炼环境	10
放下人心,救度更多的众生	16
在对洛杉矶地区市议会讲真相中修炼	18
【心得交流】	22
对辽西地区迫害现状的反思(一)	22
不精進就是在走旧势力安排的路	23
瞬间所见:金色的法船(二)	24

新闻综合

【海外综合】

法轮功人权向联合国与各国政府递交中共药物迫害法轮功学员报告

近日，法轮功人权（www.falunhr.org）向联合国与各国政府递交了一份关于法轮功学员被中共非法关押期间遭受药物注射迫害的报告。此份报告披露了青海省，湖北省和山东省等地共十二名法轮功学员在被关押于看守所、劳教所、监狱等期间，遭受药物摧残和酷刑折磨，造成他们器官衰竭，肢体残疾，精神失常，以及死亡。

法轮功多伦多中领馆前抗议中共新一轮非法抓捕

据大纪元3月16日报导，二零零八年三月十五日，约一百名法轮功学员在中国驻加拿大多伦多总领事馆前集会，抗议中共在最近两个月中，在全国各地大批非法抓捕法轮功学员。

文明新见

【历史故事】
仁厚谦虚的许容

周晓辉 整理

清朝弘治年间，浙江人许容善于写文章，十分有名。但是他十分谦虚，从不拿自己和有才能的人相比，更不敢与古代的圣贤媲美。

当时学校测试士子，许容的一个朋友偷了他的文章，得到了第一名。他的朋友得意忘形，见人就吹嘘，甚至还在文章真正的作者许容面前自夸。许多朋友都为许容感到不平，想当面斥责那个无耻的人。许容却极力劝阻大家：“文章的遭遇，关系着一个人的命运。他的命运该当第一，与文章有什么关系？何况那篇文章的确不是我写的，你们不要误会了。”那个偷他文章的朋友听说后，光着膀子跑来向许容认错，并再次向他索求文稿。许容将自己最好的文稿给了他。

后来的考试中，得到许容文稿的那个朋友凭借该文章居然考上了进士，而许容却名落孙山。这个朋友非但不感谢许容，反而在当上县令后遇见许容假装不认识。对此，许容也不计较。

许容后来考中了进士，被皇帝钦点为山东巡抚，正好是他那个朋友的顶头上司。他的朋友无颜来见许容，就上书告病。仁厚的许容却安慰这位朋友，对他象从前一样。

（资料来源：《太上感应篇》）

【神韵晚会】

艺术大师：难得、难得、很难得，只有神韵艺术团做得到

（正见记者杨翠华台北报导）3月17日，神韵艺术团在台北第五场表演，艺术界大师级李奇茂教授再度莅临会场观赏。李奇茂教授表示：“我觉得中国文化我们的精、神、意绝对不能

以这么说，此次干扰，邪恶简直动用了残余邪恶的很大一部分兵力！这是邪恶最后的疯狂。从另一方面讲，我个人想，此次辽西出现如此大的干扰，也是正神要通过此事彻底解体它。因为我看到了很多极高层次的神都参加了此次对邪恶的决战！

那么对于我们在这里修炼和救度众生的修炼者们，我想一方面是一个严肃的“考验”，但我们不承认邪恶所给我们制造的一切。任何干扰本身都是坏事，但是如果我们破除这一切，反过来利用，那就将此事变成了好事。

师尊教导我们：“正念正行 精進不停 除乱法鬼 善待众生”（《洪吟二》）“正神”。在此时，我们发挥出我们整体的力量，彻底销毁那些邪恶才是我们应该首先想到的。

四天前，我看到从另外空间中往这个地区落一种黑黑的象小手指盖那么大的东西。所以我们决不能忽视了清除这个地区的邪恶。同时也希望其它地区的同修能够发正念帮助我们！

（待续）

不精進就是在走旧势力安排的路

大陆大法弟子

精進实修，全面做好三件事，是师父给我们安排的修炼道路。走在师父安排的路上，师父就能为我们做主，谁也动不了。反之，不精進实修，那就没有走师父安排的路，走在了旧势力安排的路上。我们时常说要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可是我们的行动

却在符合着旧势力的安排，那我们能否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吗？否定不了。只有走在师父安排的路上，才是在彻底否定着旧势力的安排。

当我们不精進实修，走在旧势力安排的路上时，我们还有安全感吗？迫害随时都可能发生。那些被迫害的同修，不都是这个原因造成的吗？

什么叫信师信法？我理解就是要把师父的话当真理，不折不扣的按师父说的去做。师父要求我们全面做好三件事，我们尽力去做了吗？没有尽力去做，就不算坚信。那些不精進的同修真该扪心自问，对师父的话到底相信几分？心里头半信半疑，行动上必然忽左忽右，很难走正。我们只有一条非常正的路可走，往外迈出一步就会走偏。

旧势力是干什么的？就是破坏修炼的。它专门找缺点，一旦抓住借口，它就要把你拽下来，把你毁掉。

一个修炼的人肯定会有缺点，关键是如何面对自己的缺点。发现缺点，马上改正，那就是在实修，在精進。有了缺点，长期不改，就是没有实修，不精進。换句话说，修的不认真，不主动，不积极，不好好修。“不好好修”就是旧势力迫害的借口。打个比方说，你在一个单位上班，你今天迟到了，领导没说你，明天你又迟到，后天你还迟到，那么领导肯定要批评你了，因为你不知改正错误。旧势力的做法很类似，它抓住了你的执著长期不放，甚至越来越严

意，他们表示，能够在反对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这件事上给予支持，感到非常高兴。

洛杉矶有近百的城市，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走过近四十个城市的议会了，但仍然任重道远，我们还有一半的城市没有走到。议会讲真相的过程，既是救度众生的过程，又是纯净自己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洪法的过程。我们会继续坚持做下去。听师父的话，一个角落不落的做，通过讲真相使众生得闻大法福音。正象晚会歌中所唱：“真相是救度，真相是希望”！

谢谢师尊，
谢谢同修。

(二零零八年美西法轮大法
修炼心得交流会发言稿)

【心得交流】

对辽西地区迫害现状的反思（一）

大陆大法弟子

最近，从明慧上得知，在大陆的辽西地区发生了很大范围的迫害，尤其锦州出现的形势，对我们救度众生的干扰很大。

下面在此谈一下我个人对此问题的看法，不足之处请慈悲指正。

邪恶就像毒药一样，它就是坏，在没有彻底的清除它之前，它就是要起不好的作用。那么今天正法到了这一步，邪恶已经被师父的正法洪势清理的所剩无几了，马上就到了覆灭的下场。其实它们无论怎样利用恶人搞事，搞多大的事情，都是逃脱不了被销毁的命运！每一次邪恶的表演都是一场在另外空间

的正邪大战！那真是惊心动魄的。比如此次：在大约一个半月之前，我做了一个非常清晰的梦：在一个原本比较清透的空间中，自己穿着黄色的衣服（袈裟）站在那里。不知怎的，从上边开始往下掉不好的东西，仔细一看原来是象死人的骨灰一样的东西。当时也往我身上落，我一看这不是不好的东西吗？！于是当时我想，这样不行啊，唯一的办法就是将自己的身体构成的物质成分变的更细腻，更微观一些，虽然表面上自己在那个空间，但是实质上自己根本不在那里。那么那些死人的骨灰根本落不到自己那里，而且我发了强大正念来清理那些东西！醒来我对身边的同修说，想起以前在网上刊登一篇同修写的文章叫做《未来人的神话故事》在那篇文章里同修提到：他看到在天上往下落东西，不久“天安门自焚”的伪案就出现了。我说好像这里要发生一场问题。于是在与同修交流的时候，我曾经提醒过他们：这里表面上虽然没发生什么，但是暗流涌动。

在这里出事的前一天，晚上当地的协调人到我那里，当时我的感受就是觉的不对劲，但是具体要出现什么我就不是那么很清楚。后来从网上的消息来看，这里发生了很大的迫害。我们都感受到了，这里的空间场一下子变的非常的压抑，简直每个空气的微粒中都充满那些非常不好的了邪恶的因素。如果用天目看，简直有很多很高层的非常邪恶的生命都参与了此次干扰。可

随意改良。因为中国文化是我们的传统，对不对？所谓神韵就是把中国很深邃的韵味传达给现代，但是在形式上要改变，把东方美学和西方美学加进一些，才是现代的视觉美，我们今天看到了。”

李奇茂教授仔细的观察舞者的表现，称赞道：“我个人在艺术学校教书这么多年，也是全国舞蹈比赛的评审委员，神韵艺术团的基本功夫可以说达到国际水准。整个严格来讲，他们每一个动作，不管男女生的表演，基本功都达到国际的标准，能够把东方的美、柔性，再加上西方现代力的美学来表现，这是很难得的。这个力的美达到顶点，使女性、男性达到刚柔相济，能像春蚕吐丝的感觉，实在很难得。尤其我特别注意演员的一举手一投足，这个动作我要特别强调，看起来好像一个人在跳舞，能够手和脚动作整齐合在一起，五、六十个人好像一个人在跳，这是最难、最难。”

舞台上音乐、舞蹈的协调，也让李教授赞许：“整个舞台的表演能够使观众的心，随著音乐、舞蹈在跳，让观众和表演合在一起，很难得的。这是一个合乎国际标准的舞台剧，这不是一个普通的艺术团。我再特别声明，这是一个有深度的表演达到真善美的境界，很难得的一件事。”

对于节目的编导，李教授认为：“在编剧上，导演用我们中国伦理道德传达真理，叫人要懂得仁爱、关怀、容忍，对我们人

民的关怀都做到了，能够用舞蹈传达给观众。今天不是选美，那个美用表演形式传达给观众，这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

神韵表演对于色彩的使用一直令人惊奇，李教授说：“舞蹈的服装不能太过于颜色鲜艳，像天山雪莲及水袖她们的服装很雅素、飘逸的感觉，很简单，在艺术美学来讲，颜色对，简单反而是最美，又能使观众耳目一新的感觉，其实藏族的服装不是那样简单的。如果真的穿藏族衣服跳舞，都是看到亮眼、华丽的服装，根本看不到舞蹈的动作。”

李教授也对神韵的编导高度推崇：“导演、製作人用新的尝试手法，把东方的美学加上西方的美学来设计服装，我觉得非常非常高明，真是不得了。我们考究这个舞台剧，利用东西方的音乐来改造，把观众带进一个超现实的系统，整体又可以顾及到。这个舞台剧能到世界各国去表演，不受国与国的影响，每一个国家、民族都可以欣赏。”

李教授非常高兴看到这个晚会，也表达了感谢之意：“今天这个表演，能够把我们中国文化，表现的基点，使全世界国家来共同欣赏。这个理想，只有神韵艺术团可以表达，别的国家恐怕没有办法，别的团体也没有办法。今天的表演是一个很大众的，每一个人都可以去欣赏的一个艺术表演。我今天在这里，特别感谢所有的男女演员，以及剧务、导演、编剧，感谢你们的辛苦，让我们今天欣赏到最美、最

好的一次晚会！”

李奇茂教授接受访问后还表示,如果不是另有行程,真想再看一遍。

【传统文化】

汉字趣谈

萧风

近日网上关于是否要废除简化字的讨论很热闹,缘由是一篇名为《五十年内,废除简化字如何》的文章。

据新京报报导,在这篇文章中,作者从5个方面论证了自己的观点。首先,他认为简化字存在的理论基础已经不存在,当初推行创立简化字是为汉字拼音化道路做铺垫,如今已证明拼音化走不通。其次,他说当初提出使用简化字是从实用角度来讲,如今随着电脑的普及,书写汉字几率大大降低。此外,他认为简化字给古典文化典籍也带来了伤害,让很多有识之士痛心疾首。而废除简化字有利于海峡两岸的统一,因为台湾、很多海外华人至今仍使用非简化字。他同时也强调,自己并不主张立即废除简化字,因为简化字至少影响了近三代人,一下子恢复繁体字会带来一定混乱,所以应该慢慢废除。

对于文章内容,教育部相关负责人表示还没有看到文字内容,但是他表示,废除简化字不可能。

中华文化是神传文化,汉字堪称文化瑰宝。汉字不仅是中华文明承传的主要载体,就是书写

汉字也形成了一门艺术。

一般认为汉字仅仅是交流的工具,其实不是这么简单的。传说仓颉造字时,天雨粟,鬼夜哭,唐代的张彦远谈到仓颉造字时说:“造化不能藏其秘,故天雨粟;灵怪不能遁其形,故鬼夜哭。”

中国传统文化讲究天人合一,汉字也是一样。汉字通易理,合阴阳,因此具有全息性,这也是中国古代会产生测字术的原因。在殷商时代就有用字占卜的记载。可见,学习汉字,能够晓天机,明正邪。汉字是象形文字,反映的是天、地、人、事、物纷繁的信息,也就是说汉字与万事万物都有着紧密的联系。每个汉字都蕴涵着神赋予它的特定含义,它的笔画都不能随便改动的,一改动它的意义就变了。

中共执政以来,对文字进行了三次大的改动,使用简化字,改变繁体字的内涵,使得有些原本吉祥的字化吉为凶。

五十年代民间流传着讥讽简体字顺口溜:“亲不见,爱无心,厂空空,产不生。”也就是正体字的“親”右边有“見”字,而简体字“亲不见”了,没有了亲情,把人们搞的六亲不认。特别是文革期间,父子成仇,兄弟反目,夫妻之间互相揭发比比皆是,在当时这好像成了革不革命,或忠不忠于的标志。文革中,胡乔木的女儿上台发言批斗老爸,最后喊的口号中有“砸烂胡乔木的狗头!”当然她倒没有真的砸烂她老父的狗头,而有一个中学生却砸碎了自己父亲的

三、众生都在等待被救度——讲真相中的几个小故事

1、第一份通过的决议案

去年六月份,也就是在我们开始讲真相的三个多月后,我们接到一个城市的通知,告诉我们他们的市议会已经全体通过了决议案,强烈谴责中共政权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和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犯罪行为,并且要求美国政府利用一切方式敦促中国政府释放所有法轮功学员并停止迫害,并决定将决议案正本送达当地法轮功学员一份。

我们一位同修前去市政府接受此决议案,她出来时正赶上该市在市政府广场举行庆祝活动,很多市民聚集在此,简直好象在庆祝这个决议案的通过。同修向参加活动的人讲了通过决议案的事,并发放了介绍法轮功的传单,该市市民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每一位接了传单的人都郑重的说:“谢谢你!”很多人还深深的向学员鞠躬致意,真的让我们感受到了众生都在渴望听到真相,渴望为大法和大法弟子尽一份力。

2、面巾纸的故事

每次我们在讲受迫害的经历时,几乎都会禁不住落泪,经常也有市民跟着我们落泪。一次在一个市议会上,一位同修在讲到受电棍酷刑和精神折磨的经历时,泪流满面,后来又讲到活摘器官时,更是泣不成声。市议员和当地善良的民众都静静的听着,有的还在擦眼泪,靠近这位同修的一位议员则打开一包面巾纸,一张一张的递给她。讲述的同修因为太投入,根本没

注意到,等下来后才发现原来自己不停的擦鼻涕眼泪的纸巾是那个议员递过来的。

3、市长的拥抱

还有一次,市议会在听完我们的演讲后非常同情,那个市是一位漂亮的女市长,她告诉我们一定要为我们做点什么。听到他们为自己的未来做出了正确的选择,我们也很高兴,在他们进行下一个议题的时候我们就离开了。刚走出大门,就听到有人叫我们:“女士们,请等一下!”回头一看,原来是那个女市长,只见她急急忙忙从后门冲了出来,跑到我们跟前,我们惊奇的发现,她眼里含着泪水!她跑过来和我们每一个人紧紧的拥抱,并响亮的亲吻我们的脸庞,感谢我们来给他们讲我们的故事,还说:“我会尽我所能做我能够做的。”后来她给所属区的国会议员写信,要求她支持法轮功,反对迫害。

4、现场通过决议案

去年十月初,我们收到一个市议会发来的邮件,通知我们下星期他们要在市议会上讨论我们提议的决议案。当天,我们通知了居住在那个市的同修也前去支持,帮我们发正念。会议讨论进程中,一位市议员严肃的说:“我们美国很多大公司的生意都在中国大陆那里,比如说:沃尔玛(WALMART),所以我们要……”听起来似乎表现出要投反对票,但紧接着,他脸上露出了笑容,说:“只是开玩笑,所以我们要支持这个决议案。”然后所有议员都按下了绿灯,全票通过了该决议案。我们现场送上学员亲手做的莲花表示谢

言,说我们讲的主题不关他们的事。当时一位同修和他解释了几句为什么这件事和他们有关,但市长根本不听,坚持不让我们讲。

回来的路上,我们几个同修发生了争执,都在埋怨别人没做好。一个同修怪另一个同修发正念时睡着了,影响了除恶的效果;另一个同修又抱怨说,平时各忙各的,有谁真正上心做这件事了?还有的说早知道不让讲就不来了,白浪费时间等等。吵了一会儿,突然意识到,大法弟子之间发生矛盾不正是邪恶最高兴看到的事吗?我们为什么要做这种“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真傻!再一想,也许正是通过这个冲突让我们意识到自己的问题所在,去掉那个不好的东西,矛盾自然就不存在了。

仔细向内找,发现我们都还有很强的争斗心和气恨心,所以当那个市长阻止我们讲的时候,发正念效果并不好。我们虽然年纪都不大,可都是在大陆那个党文化环境中出生和长大的,所以邪党“斗”的基因在我们身上都有体现,有时大事小事都要争论一番。受到邪党迫害后,人心的一面还有对邪党的恨,这些不符合修炼人要求的地方都直接影响了我们讲真相的效果。另外,出了问题后互相埋怨,总觉得是别人的责任,看不起别人,其实还是嫉妒心的表现。师父就告诉了我们:“恶者妒嫉心所致,为私、为气、自谓不公。”(《精进要旨·境界》)。

在意识到了这些不好的心后,通过学法、看《九评》和《解体党文化》都让我们去掉

了不少这些执著。所以有一段时间讲真相效果很不错,普遍的都对我们表示同情,对迫害表示谴责。可又过了一段时间,我们发现,第一个、第二个人讲的时候,听众还比较认真,再往后就好象有点不耐烦了。我们向内找,发现讲的遍数多了,有时就有点例行公事了,象完成任务似的。还有一点,就是没有站在对方的角度想问题,比如如果我们是市议会的,会议的时间有限,5、6个人都说大同小异的内容,会不会烦?所以我们决定改变这种各自讲自己经历的演讲方式,作为一个整体协调着做,由一个同修做一个主线演讲,然后其他人围绕不同的侧重点去讲。

比如经受过酷刑的同修重点讲酷刑的经过和残忍,经过长时间劳动的同修重点讲劳工出口产品,有的同修周围有失踪多年的同修,就重点讲活摘器官,有的同修讲营救亲人等。再有,如果所在城市有当地同修,请他们加入进来,作为当地的居民发言,效果往往更好。总之我们更多的站在让对方的角度考虑问题,用他们能理解的方式去讲,这也是善心的体现吧!而且,大法弟子之间配合互动,整体的力量更大。

在新年晚会期间,我们又加进了中共破坏传统文化和介绍晚会的内容,让听众不但知道了迫害的残酷,也感受到了大法的美好。在洛杉矶新年晚会的招待会上,我们遇到了几个市议会的成员,他们几乎立刻就认出了我们,告诉我们,我们的演讲让他们印象深刻,非常高兴又见到我们。

头。北京东四一带有一家“资本家”,“红卫兵”把老夫妇打到半死,又强迫儿子去打,上中学的儿子用哑铃砸碎了父亲的头,自己也疯了。一个花际少女,一个青春少年,是谁使他们变成毫无人性的冷血动物的呢?

正体字的“愛”是有“心”的,简体字是无心之爱,无心之爱那不是虚情假意吗?你看现在社会上有多少是真情实意有真正爱心的,即使想真心做好事都会被人误解。据报道,3月5日有记者在郑州街头扫街“学雷锋”,两天内出手帮人14次,竟13次遭到或直接或婉言的拒绝,还一度被误认为别有企图,甚至有一次还差点被当成贼。如今好多人甚至包括谈恋爱都是虚情假意,都在互相忽悠。

简体字的“厂”中是空的,“厂”中没有东西,而且只靠一根歪斜的柱子支撑着,这样的厂能长久吗?正体字的“產”中有生,而简体字的“产”中没有生,这种无“生”之“产”能产什么呢?

有个小故事,有个人从台湾到大陆投资,回台后,对晚辈提醒不要写简体字,尤其工厂绝不能用简体字,大家都莫名其妙。他才说,你看那个“厂”字,上面一根大梁,底下仅仅靠着一根斜斜的柱子撑着,这种工厂,它说倒就倒,迟早会倒闭。

【人生感悟】

欲速则不达

法度

有时觉得救众生讲真相的事真的很难,有时甚至有点焦急和灰心。

最近看了一个小故事对我还真有点启发,说的是日本近代的两位一流的剑客,宫本武藏和他的徒弟柳生又寿郎。当年柳生去拜宫本学艺时有这样一段对话。

“师父,我努力学习的话,需要多少年才能成为一名剑师?”武藏答道:“你的一生。”“我不能等那么久。”“只要你肯教我,我愿意下任何苦功去达到目的地。”武藏缓和的答道:“哦,那样也许要十年。”柳生又不甘心的继续说,“如果我更加刻苦地学习,需时多久?”“嗯,也许三十年。”武藏答道。

“这怎么说啊?”柳生问道,你先说十年而现在又说三十年。我不惜任何苦功,要在最短的时间内精通此艺!武藏说:那样的话,你得跟我七十年才行,像你这样急切的人多半的欲速不达。柳生终于明白了因缺乏耐心而被申诉了,后来武藏给柳生的训练是:不但不许谈论剑术,连剑也不准他碰一下。只要他做饭、洗碗、铺床、打扫庭院等,用了3年的时间训练他,后来武藏经常在他背后用木剑给他重重的一击。一天24小时他时时刻刻都品尝遭受剑击的滋味。但他总算悟出了其中的道理。豁然贯通之后,终于使他的老师得意的绽出了笑容。

这又让我想到一位同修曾经也跟我讲过的一件事,那年师

父要去新加坡讲法路过我市，同修就开车去送师父去机场。在高速公路上，他开的特别的快。一辆辆的追超前面的车，师父后来笑咪咪的对他说了一句：你这样欲速则不达。他当时心想怎么可能呢，我开的这么快，这么多的车都被我赶下去了，应该是很快就会到达了。他还是开的很快的在追赶，正在这时，一个蛋糕筒似的的东西挡在了他的车前面。他停着让了很久，后来的车才开过去。他这时才明白：“哦，原来真的是这样。”其实是师父在点化他，包括后来在他修炼的过程中，他都经常检点自己这方面的言行。

其实我们修炼路上所做所遇到的一切也是这样，任何的焦急和灰心，都是极端的心态，应该用平稳的心态，精進、理智的做好一切！

【研究探索】

盲鱼不盲，可用松果体视物

大陆学员

科学家最近发现，一种穴居盲鱼并不盲，它们能够利用大脑内部的松果体来“看”外界。一种学名为墨西哥丽脂鲤(Astyanaxmexicanus)的鱼也叫墨西哥盲鱼或无眼鱼，它们生活在墨西哥一些地下山洞中，鱼体呈长形、侧扁、尾鳍呈叉形、头较短，体长可达8厘米。

据美国《自然》杂志网站3月1日报道，由于这些盲鱼没有完整的眼睛结构，科学家一直认为它们不能视物。但在一个偶然

的情况下，美国马里兰大学的研究员萩原正辉(Masato Yoshizawa)却发现事实并非如此。

有一天，在清理实验室里的墨西哥盲鱼鱼缸时，萩原正辉发现当他移动吸管时，盲鱼的幼儿就会朝吸管的影子游去。这种寻找暗处躲藏的反应，通常是那些居住在光源充足地方的鱼特有的自我保护机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墨西哥盲鱼也有这种反应。他说：“我们感到十分吃惊，因为墨西哥盲鱼已经在绝对黑暗的地方生存了近一百万年了。”

那么无眼鱼又是怎么视物的呢？墨西哥盲鱼的幼儿虽然拥有非常简单且随着年龄退化的眼部组织，但这些组织没有任何感光色素。而且当科学家把这些组织切除后，墨西哥盲鱼的幼儿仍然对光有反应。

最后研究人员才发现，原来盲鱼利用的是它们的松果体，充满视网膜色素的松果体常被人称为“第三只眼”。当萩原正辉把它切除后，他发现盲鱼不再对光有反应。

英国的视觉色素专家吉姆·波马克表示：“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一些动物的松果体能够起到类似眼睛的作用，这项研究直接证实了这一点。”

【诗歌园地】

圣境仙颜

-观神韵《长白仙子》

纯正

白山环抱一池蓝，此方圣水养仙颜。

克服了种种人心和观念后，我们下定决心一定要迈出这一步。首先我们每个人都根据自己在大陆受到过的迫害，认真的准备了发言稿。一个负责翻译的同修听说了我们的讲真相计划后，非常支持，主动找西方学员帮我们几次修改稿件，以达到最佳效果。然后我们又反复熟读稿子，以备到时因紧张讲的不好。最后，我们终于在2007年的2月，开始了市议会讲真相的第一站。

二、讲真相的过程就是不断的去执著心的过程

我们第一次在市议会大厅讲出自己受迫害的经历时，就受到了媒体的关注。想来应该是师父在鼓励我们。那天的效果很好，市长和市议会成员都向我们表示了同情，并说：“欢迎你们来到美国，这个自由的国度。”那个市长说：“我做了六年的市长，5个女性在我的市议会上讲述这样的迫害，真的是头一次。”在场的一位记者对我们的故事很感兴趣，并和我们约了另外单独采访的时间。后来，这个记者的报导被洛杉矶两家发行量很广的当地报纸登载，约有几十万人看到了这个报导。

我们本以为以后将会经常遇到这样的事情，可接下来一连几个城市都没有太大的反响，记者也没有跟踪我们。查查自己，发现原来初战顺利，就起了一些欢喜心。真是人心难断，做了一点自己早就该做的事情，就起欢喜心，怎么可以呢？高层生命一定在笑话我们呢！还发现还有求结果的心，好象看到有效果就做的很有劲，看不到明显的效果就没有劲了。

其实，作为修炼人我们都知道，讲真相的事也是要做而不求，只要用心做了，就一定有效果，只是不一定都马上体现出来或体现在这个空间。师父已经讲给了我们一切法理，如果我们还总是只被肉眼能看到的表面现象带动，其实就是信师信法的程度还不够，看的见的才相信，看不见的就不信吗？

即使我们这样人心重重，师父总是慈悲的鼓励、呵护我们，让我们继续往前走。有一次讲完后，市议会的成员们一副无动于衷的样子，没有发表任何意见就进入了下一个议题。我们有点沮丧的走出会议厅。这时一个人追上来对我们说：“你们讲的真好，打动人心，做的真棒！继续干下去！”我们提到市议会没有任何反应，他轻松的挥了一下手，说：“别管他们。每次会都是电视现场转播，很多人没来这里开会，但他们会在家里看，所以你们讲的很多人、上万人听到了。”我们立刻明白了，是师父在点醒我们这件事的重要性，我们面对的可不只是那5个市议会成员，有很多观众呢，每个议会都将会议的过程现场直播给当地居民，而且迫害的消息还会通过人们的社会交往继续传播。

讲真相的过程中也是修炼的过程，其中我们发现了自己很多不好、需要修去的执著心。一次我们去一个华人比较多的城市讲，据说这个城市的很多华人和大陆有很多生意上的联系，所以我们提前到了就一直在发正念。但市长在看到我们填写的卡片后，还是阻止我们上台发

的标准去看待高层次上的事情，那哪能行？”

所以拘泥于人这一层的表象，就如同人的肉眼永远也看不到事物的本质是一样的。对于相同的事情，也许有很多种不同的方式去完成，其结果是相同的。尽管做的过程中方式、方法都不同。所以在整体配合中，不能执著于自己做事的思维及方式方法中，要用慈悲包容的心态去与同修合作。

最后让我用师父《洪吟·二》中的诗《法正乾坤》与大家共勉：

“慈悲能溶天地春，正念可救世中人”

谢谢师父！
谢谢大家！

(二零零八年美西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发言稿)

在对洛杉矶地区市议会讲真相中修炼

美国洛杉矶弟子
尊敬的师父好，
同修们好。

我们洛杉矶市议会讲真相小组在此与同修作一个交流。

一、克服人心和观念，走出第一步

2006年底，洛杉矶一位同修建议我们几个在大陆的劳教所、监狱曾经遭受过迫害的同修走出来，揭露邪恶，让更多的人知道迫害的真相。并且告诉我们洛杉矶每个城市都有一个市议会，每个市议会一般一星期会有一次公开的听证会，大部分在晚上，任何人都可以去发言。她认

为这是一个很好的讲真相的窗口。

我们几个听了之后，觉得很有道理，就决定成立一个市议会讲真相小组，一个城市一个城市的去做。由于洛杉矶大大小小的城市有近百个，我们决定以居住地为中心，从周边最近的城市开始做起。决定做了之后，各种干扰就来了，因为曝光邪恶的本身就是在消除它，当然它就要捣乱，当然也都是针对我们的人心和观念来的，否则它也起不了作用。

有的同修讲，自己英语不好，在那样的场合用英文演讲能行吗？有的讲，洛杉矶有近百个城市，这什么时候才能做完？有的担心，去别的地方讲，他们会不会觉得我们又不是本市居民，不让讲怎么办？有的因为工作忙，担心时间不够用。就这些现在看起来很可笑的原因，当时却整整阻止了我们好几个月的时间。现在想来，真的是主意识不强的表现，被思想业力和后天观念主宰了。

随着不断的学法，我们逐渐冲破了这些阻力。冷静一想，那些理由都根本不是问题。讲清真相是最正、最伟大的事，怎么能被一点点困难吓退，英语不好提前准备好稿子，多加练习，一定会突破的。我们要去传播真相，真的纯净的去做，对方感激还来不及呢，怎么会不让讲呢？城市多，更要去，师父讲，“大法弟子已经成为众生得救的仅有的唯一希望”，我们还能因为嫌多而退缩呢？觉得工作忙，怕时间来不及，其实还是在为自己的求安逸心找借口。

仙子丽质柔似水，轻歌曼舞照婵娟。

诗二首

天淼

听《苦度》曲

物我两忘云中岳，大慈大悲浊世仙。
苦度长吟沥心血，慈悲无量满大千。

观《清韵》

好似蝴蝶穿花过，又如微风拂绿波。
摇曳多姿香淡淡，风情万种舞婆娑。
碧扇清清人如玉，浅笑盈盈语似歌。
花繁锦簇称奇秀，行云流水赞婀娜。
神州女儿神韵美，秀丽端庄展清荷。

正本清源

【佛家故事】

公开忏悔 终得圆满

大陆学员

今天我为大家讲一个听人讲过的关于一个古代佛教僧人，公开忏悔过往之罪恶的故事。那人在说故事的时候，因为没有讲这个僧人的姓名、出家寺庙等具体情况，所以我无法在《高僧传》等佛教记载中查到他，但我今天决定还是为大家讲出来比较好。

在古代某一个寺庙中有一位僧人，他在寺庙里学佛经比较努力，其它方面表现也比较好，因此大家都比较尊重他，认为他修的不错。一次他却偷偷的犯了戒，做了不太好的事情，虽然最后没有发生实质的两性行为，但已经违背了佛教戒律，就是用古代儒家的标准来衡量，也是违背了人的道德行为规范。

事后，他非常的后悔，很想公开忏悔出来，但又怕别人看不起他。思来想去，他想：有一本佛经大意上曾说过，人在造罪业时，胆大妄为，但让他公开忏悔时，却又畏首畏尾，胆战心惊，生怕别人知道，怕以后名声不好，面子上过不去。这样前怕狼后怕虎，以各种邪念障碍忏悔的正念，一点勇气也拿不出来，就好像服了烈性毒药，命在旦夕，良医令其吐出，但他却咬紧牙关，不肯开口，这样纵然药师佛也无可奈何，只能是死路一条。就好像人堕在粪池之中，应该速求上岸，马上冲洗涤荡。如果在池中停留的时间越长，那么沾染的越多，越难洗净，同样罪业不马上忏悔，它会如滚雪球般的日日增长。

这样经过了激烈的思想上的斗争，正念压倒了邪念，有一天他终于向众人公开忏悔了过去所有做的不好的地方。事后，大家对他不再敬重，甚至有人背后骂他连狗都不如，他在人前抬不起头来，难过的几乎想要自杀。

这时他的师父告诉他说：自杀并不能免除业债，并不能免除痛苦，自杀反而是很大的罪。罪过该还的还是要还，世间的事，你一死了事了，然而业力却是百万劫都不会消亡的。被人轻贱，是业力导致的，现在有人轻贱你，正是在给你消业呢。他们轻贱你正是在帮助你，帮你忍辱，是在给你修炼圆满的机会。你应该感谢别人才对，有什么难过呢？

经师父这么一开导,他马上明白了,从此不再不高兴了,别人不理他,他向别人行礼,别人轻贱他,他还是向别人行礼,真心感谢别人。

当他圆寂后火化时,骨灰中出现了大量的舍利,光辉灿烂。所有曾经看不起他的人,才知道他修成圆满了。

【众生觉醒】

神韵光碟一样可以净化人的心灵

高翔

我们身在中国大陆,现在还没有那个福分现场看到蜚声世界的神韵晚会。每当看到有关神韵的报道,我们都唏嘘不已。有的看了神韵的人有病的身体变好了,有的在神韵现场感受到很强的能量,有的看完神韵思想得到了升华,甚至面目都变得美好,多么神奇,多么令人向往。我们为他们能亲临神韵,现场观赏神韵,感受那曼妙的舞姿、恢弘的气势、正信的力量、动人的情节、隽永的意境、天籁般音韵而庆幸,为那些身在自由世界却受中共毒害而与神韵失之交臂的人而扼腕。我们常常梦想着有朝一日神韵来到大陆,让所有被邪党封闭的人大开眼界。

今年初,我终于得到一张神韵晚会的光盘。我如获至宝,迫不及待的打开电视。我的心被一个个精彩的节目所牵动,随着剧中的情节上下起伏,或喜不自胜,或泪水涟涟,或神思悠悠,或肃然起敬……虽然没有动人心魄的音响,不能亲见宽大明亮

的天幕,但我的心仍然被强烈的震撼,看了一次又一次,每一次都感到了生命的洗礼、心灵的升华。

姨妈告诉我,表嫂受中共毒害很深,根本不相信天灭中共之说,给她看真相资料她也不看,劝了她很多次“三退”,都不见效果。后来,姨妈给表嫂说:“有一盘晚会光碟,很好看。”姨妈把光碟放给表嫂看,表嫂一看就入了迷,叫她吃饭她也听不见。姨妈注意到,表嫂看到大法弟子被迫害的画面时,眼睛里闪出了泪光。看完神韵晚会,姨妈问她有什么感想,表嫂说:“想不到,中国的传统文化如此博大精深,真、善、忍这样圣洁美好。我感到我的心都变了,变成了蓝天白云上的飞鸟。”顿了顿,表嫂又说:“要是能到现场观看,一定更好。不过,现在在中国能看到光盘,我也知足了。”姨妈问她:“你还不愿退出邪党组织吗?”表嫂连忙说:“退啊!怎么不退?我还要把这光碟拿给更多人看,让他们知道这才是正统的中华神传文化。我要劝告更多的人,不要再受中共毒害,马上退出邪党。”

中,我被分配去的那个点在纽约上州,是由来自两个国家,五个地区的几位学员凑起来的。负责那个点的纽约学员做事干练,又认真仔细,那个点也收拾得特别整齐。

因为开车学员不熟悉路,第一天去就迟到了。第二天,原本要把那个点移交给我们的,可偏偏不巧又迟到了。纽约学员有点不满意,还向总部告了状。可巧我们这一车的学员个个都很有主见,在做事的方法上与纽约同修时不时的表现出不同意见。正赶上这时穿皇后装的学员自作主张换了一套衣服穿上,理由是皇后服太脏得拿回去洗了,而且不同意再换回那套脏了的皇后服。负责这个点的纽约学员有点受不了了,打了电话给总部。虽然我不是矛盾的双方,但是师父讲过,矛盾的双方要找自己,第三者看到了也要找自己。当时我觉得大家没能配合好这位当地学员;并且我自己非常认同她做事的方式、方法,如:做事要仔细,不出错,特别是按规矩办事之类的。

正在这时,有个顾客付完了钱过来取票。可是票找不着了。我一下就急了。情急之下,有点生气并脱口而出:“谁给拿走了”。旁边马上顶回一句“你自己拿的吧”。同时还有个声音说:“别着急,再找一下。”我把心稳住,又找了一遍。找到后交给客人。客人走后,我还真后悔自己又没能守住心性,埋怨同修,还着急上火的。想想每个同修都是千里之外赶来的。大家都

舍家别业,为的是同一个目的地“帮忙卖票”。尤其呆的时间短的同修更想好好利用这几天,多做一点。虽然都有自己的主意方法,如果能圆容好不是更好吗?还互相埋怨,这心哪对啊!

还没来得及细想,我和其中一位同修被安排去新泽西售票点了。刚到那天,觉得这个点几乎没规矩,也少了很多工作程序。如果带着上一个售票点的观点来看这个点,会觉得它从票盒子到桌子都是不合标准的。就别提那块每天要掉下来几十次的黑桌布了。但还是决定随遇而安,按这个点的做好做下去。

虽然是这么决定的,可我的脑子总也没闲着,总有一个思想在翻腾。这个点的学员似乎不太上心,等等,以及是否是这个原因票数卖不高呀。因为思想中有这种物质存在,纽约点的那位学员就给我打了几次电话,说让我们还是回那边去等等,还说需在那边帮忙的加拿大学员又迟到了,如何如何……

当天傍晚,新泽西的学员来了。她一下班就赶过来了。来了之后,立刻投入到卖票中。从她人来到这个点到关门收摊虽然只有两个多小时,但是,我能从她身上感受到她一心卖票、心无杂念的那种纯正的能量。我觉得非常汗颜,竟然这样去想她们。其实无非是这些后天的观念及不好的思想物质造成的抱怨,并累积成同修间的不友善,不信任。师父在《转法轮》中就讲过:“他用常人的理去衡量佛的心性,那哪能衡量的了?他用常人

我告诉他稿件已经很好了,只需改动几个小地方。

当天晚上1点,我被叫到市中心开一个晚会各小组协调人会议。在会议室,我一坐下,中国同修们就开始对我指指点点,对我大声说话。他们表情很生气。我听不懂他们说些什么,也不知道他们为何对我如此生气。也许他们觉得因为我做了点订正,媒体邀请函晚发出了几个小时。虽然,欢迎仪式要在几天之后。我很迷惑,因为刚刚在几天前,他们抱怨我媒体邀请函发的太早了,没有收到足够的反馈。我试图让他们冷静下来,说我们应该冷静的从法上看这个问题。我说如果我们修炼、配合的好,正神会帮我们的。否则,不管我们媒体邀请做的多么完美,也不会成功的。我的话好像对哑巴说的,他们还是对我嚷嚷。我建议他们不要生气,我们应该想想下一步如何做好。但,还是无济于事。这次会上,我感到很灰心,我都不能和他们辩解。我有一念,我们的事情不会成功,因为我们不能放下相互间的矛盾。但是,到家后,我接到一个同修的电话,他说,我走后,他们背了师父的《论语》,他们都向内找,意识到了他们的错误,他向我道歉。同修们在这件事上提高了,我们的媒体报道做的非常成功。结果,最后,是我自己仍忿忿不平。更糟糕的是,我发现我心中存有这样的想法:“如果你们不珍惜我所做的,明年我就不做了,你们自己想办法吧。”此念一出,我一下震惊了。我发现我做的很多事原来是在证实自己,是想让自己的辛苦被人认可

和珍惜。我问自己,你是为其他同修做的,还是为救度众生做呢。当然,我是要为救度众生而做。

今天,我想借这个机会向每一个我心中放不下他过错和执著的同修表示道歉。对不起,我不该向旧势力提供迫害的借口,或者在同修间制造间隔。对不起,我没有听师父的话,就看你们好的一面。我也希望,你们能放下我的过错。我不再认为那些不好的东西是真正的我,也希望你们也一样这么做。

(二零零八年美西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发言稿)

放下人心,救度更多的众生

美国卡罗拉多弟子
尊敬的师父好,
各位同修大家好:

在正法急速向前推进的形式下,对大法弟子在整体配合方面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不仅要在各种现实利益面前放下各种人心的干扰,也要学好法,修好自己,才能救度更多的众生。

在我近期的修炼体会中,发现同修间的抱怨是修炼提高及证实法、救度众生的一大障碍。

因为抱怨是不看自己,只看别人,看不到别人的优点,只看别人的缺点,不为别人着想等。抱怨往往随之附带着生气、不平、着急等等一系列为私为我的人心。并且很容易去找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掩盖自己从而评论别人、贬低别人,所以更不可能用包容的心态去看问题。

比如这次在纽约卖票过程

弟子交流

【法会交流】

修炼与返本归真 (译文)

马沙·萨威次

站在同修们面前,我感到非常荣幸,也感到非常渺小。我修炼法轮大法已经一年半了,在这不长的时间,我的生活发生了彻底的变化。我今天和大家交流的是我对返本归真的体会,返回我本来的自己是我多年的心愿。

旧约中有一个故事——雅可作了一个有关天梯的梦,这个梦在我的人生里成为现实。我学习绘画,是一名艺术家,我依照自己心中的构想画了很多有关这个天梯的画,甚至是三维,立体的。得法后的几个星期后,我惊奇地,又很确定地,听到师父说大法是上天的梯子。我明白,获得大智慧在于自己内心的修炼和探求宇宙的真理。

我没有预料到去掉执著是多么的难,虽然明白其中的道理,也知道在这个混乱的宇宙中,这是唯一的出路,可是我们在这个迷中迷失的太深,去执著的过程就非常艰难。

刚开始修炼的时候,我非常害怕去掉某些执著。作为一名艺术家,我非常执著于情,好象情就是一切。就象师父说的:“常人就是为情而活着。”为了让自己去掉这个执著,我常用师父的法提醒自己。我认识到,如果我能舍弃一切,不会失去真正的自我,失去的是我不需要的,我

应该很高兴能够舍弃它们,因为这样才能返本归真。

我常常因为我的执著感到困惑,我觉得这个执著很大,可能我这方面的业力大一些,作为一个单身女人,我很渴望浪漫,可是常常在这方面受到伤害。我对此的执著越大,业力也越大。就象师父谈到对天目的追求:

“还有一部份人追求开天目,却越练越不开,什么原因呢?他自己也不清楚。主要因为天目是不能求的,越求越没有。越求呢,它不但不开,反而从他天目里边还要溢出一种东西来,黑不黑,白不白的,它会把你的天目盖住。”(《转法轮》)我越迷失,越感到受伤,而且对自己和周围世界产生了不正确的想法,把自己与真正的自我隔离开。就象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黑色物质多的人,它影响悟性。因为它在你身体周围形成一个场,正好把你包在里边,和宇宙真、善、忍的特性就隔绝开了,所以这种人悟性可能要差。”

我开始从深层挖掘这个问题。师父说:“你空间场上的一切,都听你的大脑意识去支配,也就是说,你用天目去看,不动念静静的看是真实的,只要稍一动念,看到的都是假的,这就是自心生魔,也叫随心而化。就是因为有的炼功人自己不能把自己当作一个修炼的人,不能够自己把握自己,他有求于功能,执著于小能小术,甚至执著于另外空间里听到的一些东西,执著于追求这些东西,这一类人最容易自心生魔,最容易掉下来。”

(《转法轮》)我感谢师父教我无为的法理,使我的生命得以再生。

大概一年前,一位同修问我是否可以为大纪元写影评方面的文章。我说好的,但过了一會兒,我就在想我不能胜任这个项目:我不是记者,不会打字,不会拼写,我也没有电脑。我意识到这种想法也是执著,应该去掉。我小时候有学习障碍,总觉得自己有很多事情不能做,现在我知道法无所不能,我的写作和其它方面的水平提高很快,我也有很多机会去学习提高。

我每学一件新事物,都觉觉得似曾相识,我小时候很喜欢写作,因为我以前的错误的观念,大概业力障碍住了我的能力,在这方面,我觉得这是返本归真的一种表现——找回被丢弃的才能。另外,通过给英文大纪元写艺术和娱乐方面的文章,我有机会采访很多艺术家,也学会从新的角度讲真相。

几个月前我在一次午餐聚会上采访了一位导演,他也请了他新的电影的女主角一起来。我们谈的很真诚,我向他们讲了大纪元,他们非常感兴趣。一周以后,我又见到这个女演员,给她我们的报纸,我告诉她我没有报导她和导演的关系,她很吃惊。她说,别的报纸都不会这样,她说:“这正是你们的报纸的可贵之处。”

我很喜欢与人一对一的交往,我很感激师父的安排,既用了我的长处,又督促我进步。最近我和一个制片人聊天,他正在

读一本有关导演的书。他问我:“你对做导演感兴趣吗?”我说:“可以说感兴趣,也可以说不感兴趣。”他问我这是什么意思,我说作为修炼的人,我不去执著什么。可是15年前,我很想做导演,现在我已经没有了这个执著,但是可以说我还是感兴趣。这个朋友当时就收我做他的学生。我觉得这是师父的安排,让我努力。

师父在《转法轮》中说道:“抱着一种无为的状态修炼,只管修炼你的心性,你的层次就在突破,你该有的东西当然就有。”

我常常想到一些艺术家,比如雕刻家米开朗奇罗,他曾说:“每一块石头都有一个雕像在里面,雕刻家的任务是挖掘它。”我常常觉得修炼就是这样,去掉执著、观念、业力等等,在师父慈悲救度下,返本归真。

这是我修炼中最神圣的一方面,去掉了旧的我——自私、自负、寻求常人社会中的一切;找到了新的自我——在法的指导下,无所求而自得,我以前很多梦想,甚至已经忘掉梦想,都一一实现了,我终于找到了上天的梯子。

(二零零八年美西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发言稿)

向内找 圆容修炼环境

加拿大大法弟子

尊敬的师父好!

各位同修,大家好!

这些年来,我作为一个项目协调人,因为很多主要的问题

信赖我,我决定让一个中国学员去取支票。

在这个过程中,我感到孤独,我感觉当地没有同修理解我,并且许多同修不喜欢我。有时候我提醒自己:即使世界上所有的同修都不喜欢我,信任我,我还是应该做我该做的事。我总在想我到底哪错了。

我非常努力的遵循大法,但似乎总是当我提高一点,新的考验又来了。我很认真的学法,但我还是疑惑自己真的像别人说的那么糟糕吗?我担心我是不是修偏了,甚至都没有意识到。我感觉好像在一个没有尽头的夜晚,开车行驶在高速上。有时候,你希望开过一段后,能看到一个路标告诉你你仍在正确的路上。否则的话,就好比在黑夜前行。有的时候我很绝望,希望能找到某种认可,有人告诉我我做的很好,我不是那么糟糕。有时,我觉得其他学员的修炼道路,至少在我看来,比较轻松。我会疑惑,他们为什么不必经过这个痛苦的过程。但最终我意识到我在向外找了。就像师父在经文《和时间的对话》说的那样:“……他们总是和人比,和他们自己的过去比,却不能跟法的各个层次的要求来衡量自己。”我决定不再寻求外在的认可,而像顿悟的大根器之人。“不知道自己有多高的功,不知道自己炼出的功是什么形态”,只是“一味的提高自己的心性”,“一味的往上修”。在他心中的法是他开悟前在漫长修炼道路上唯一需要的路标。

当我写这篇稿件的时候(我写的时候是2007年秋季,住

在华盛顿DC),我听说卡尔加里的同修们对我的负面看法仍然在。在我写稿的前一天晚上,在纽约我碰到卡尔加里另外一个项目协调人。我们有个简单的谈话。她问我在华盛顿DC怎么样,还说,“我觉得你还是不要呆在卡尔加里。很多同修对你意见很大。我不知道为什么。”

但是我心里明白。至少,部分明白。一方面,我还有情,我很担心我个人修炼状态。那个同修一走,我还是不由自主地哭泣。我感到如此的难过,有多少个夜晚,我跪在师父的像前,祈求能够更好的和当地同修合作;在我费尽心思想为同修们制造一个更好的修炼环境,在那个我出生和成长的城市同修们,不喜欢我。我没有生他们的气,也不想证明他们对我的意见是错的,或者改变他们的想法,我只是对我的表现,以及在救度众生方面做得如此糟糕而非常难过。

另一方面,就像卡尔加里同修没有原谅我一样,我也没有真正的原谅他们,至少当时还没有。

当我看师父《对澳洲学员讲法》的时候,我意识到了这点。当师父讲,学员们不应该大声争论,或者相互采用刺激的言语,我想到了过去卡尔加里同修对我所犯的过错。我感到我仍然心里充满怨恨。我还是没有原谅同修。尤其是,我想起了晚会开演前几天发生的一件事。

演出团到来的几天前,我们通知媒体我们将会有一个欢迎仪式。另外一个作媒体的同修让我帮助修改他写的媒体邀请函。

个预约,车行对赞助我们的晚会很感兴趣。从那以后,这成了我和媒体、赞助商等等打交道的方式。我用这种登门拜访的方式和许多选派新闻的编辑们建立了个人关系,几乎所有的报纸和电台都报道了晚会。

当然,双方都各有优缺点。中国学员必须学会对西方学员有耐心。西方学员必须学会忍耐中国学员。有时候,我们几位西方学员只看到中国学员的不足之处,对他们的一些言谈举止横加指责。很快我们意识到,当我们这么做的时候,实际是被我们自身还没修掉的魔性操控下按旧势力的想法而做的。也就是说,给中西方学员间制造间隔,让相互间很难协调。

在我们的修炼过程中,只要是我们的执著,就会表现出来,目地是为了修掉它。同修间的冲突和执著的暴露是不可避免的,甚至是件让我们能从中提高的好事。关键是我们相互原谅对方,明白一个人的执著不是他本人。执著就像笼罩我们的乌云一样。我认为这也是否定旧势力安排的一部分,既然我们身上带的不好的东西,执著,都是在旧宇宙中的产物,只有同化真善忍的部分属于新宇宙。师父说“我就看你们好的那一面,我就能度了你们。”(《二零零三年元宵节讲法》)同样的,我们同修间能这样才能在一起做证实大法的事。

但是,晚会过后,我感受到大家没人原谅我。相反地,我觉得我和大家有点疏远了。我听说在我不在的大组学法交流上,大家纷纷议论和埋怨我。我很想

让当地的同修指出我的问题,这样我好改进,但是,没有人告诉我他们为什么对我这么生气。

举个例子,晚会结束后,票务公司应该在一周内将收入退还给我们。许多同修都很焦急的想拿到他们事先为运作晚会垫的钱,他们中许多人经济条件不好。但是,票务公司结账延迟了。起初,我没想太多。因为我们的帐目一直相当复杂,票务公司对我们已是相当客气了。于是,我每周礼貌的给票务公司打几次电话或者发几个电子邮件,提醒它们快点结账,结果毫无进展。我于是亲自到票务公司拜访,打更多的电话,发更多的电子邮件。我甚至请一个律师代表我们给票务公司写信。但还是没有下落。于是我决定,我需从更大的角度去看这个问题,向内找。并同其他同修们交流,希望我们这个整体能将问题解决。我给当地的同修发了一个电子邮件,讲述我对这件事的看法,我的执著,希望他人能找出原因,一起将事情解决。但是,让我诧异的是,我收到的唯一回信是对我表示愤怒,指责我修炼状态不好,并说我作为西方学员,做事太受人的限制。有同修甚至含沙射影的说,如果跟票务公司打交道的是个中国学员,问题可能早解决了。

当然,给我回信的同修也是尽力为法着想,尽管方式不太对。但是他们说的话是对的,在这件事上,我用了太多人的方式,而没有修炼人该有的正念。不久后,票务公司给我们准备了一张支票。我感到当地同修不再

而苦苦挣扎,比如说:我不够耐心、刻薄的个性,自以为高人一等,说话时敷衍了事,事情没做就很消极的态度。我相信师父一直想要我修去这些心,因此我有时发现自己所处的位置就是需要与其他的同修密切配合。

举个例子:三年半以前,我们加拿大英文大纪元刚刚启动时,只有三位同修愿意做编辑的工作,在试着决定谁来编辑那一页时,我记得我告诉一位同修他应该做首页编辑,因为他远远比我更具判断力和善于处事,而且那个职位与他人要大量配合。但是,结果却反而是我的职位需要与他人大量的配合,每星期都需要与整个项目组的所有同修配合。我过去常常想这正是我的个性,但是现在我坦诚的说我不再这样看我自己了,去年春天在我的家乡组织新年晚会项目使我有最好的机会克服这些问题。

去年,我所在的城市卡尔加里和我的临近城市埃德蒙顿,在最后一刻决定加演新年晚会的巡回演出,这两座城市都没有多少学员,我们用了不到两个月的时间组织整件事情。我被分配负责很多任务,从带领我们项目组、与媒体联系、拉赞助、与剧院、旅馆以及卖票商协调一些食宿等事项。当第二场和最后一场演出结束后,我从剧院走回家,内心苦甜参半。我的整个生活变得很混乱,我把所有的积蓄都投入到了晚会上,我担心因为忙于晚会的工作使我没有时间完成学业,不能去读研究生。而且,我们晚会的票没有全部售光,所以我们辜负了等待我们的众生。从另外角度讲,晚会给所有的

本地学员(包括我自己)一个前所未有的机会共同修炼,救度了很多众生。我看到了同修们的提高,替他们感到非常的高兴。作为我自己而言,我感到我从根本上改变了很多一直想要去掉的执著心,虽然有时这种改变是以其他人为代价的。

因为我通常是我们同修中唯一一个在西方社会长大的学员,所以我经常会认为我的一些如何在这个社会做事的想法是最好的、最有效率的或者是最有效率的。当我看到要完成一件事的途径时,我经常想要冲上去立刻实现目标。但是,作为大法徒,我们不能那样做——我们需要一起合作,达到共同理解。换句话说,我很快意识到,唯一真正促成一件事情的途径不是往前冲,而是与整体共同肩并肩的往前走。最初,可能这样会看上去好像慢了点,但是集体救度众生的力量一定是远远大于个人的力量。因此,即使我认为我的意见通常能够达到预期的效果,很快非常明显的显示出使事情进展顺利的唯一途径是尽力放下自己所认为得如何做事的观念,集中同修的不同意见,相互圆容,使更多大法弟子的集体智慧能够发挥出来。正如师父在对澳洲学员讲法中所讲的法理,一件事情做到什么程度并不关键,更重要的是相互协调好、修好。

这使我想起我们整体出现过的一次考验:那就是我们不是一直都做到相互足够的信任对方。作为我来讲,我有很多地方障碍我使我不能够相信其他人,因为有些人不断的犯错误,然

后我还要去处理。但是其他同修帮助我让我记住犯错误是修炼中不可避免的一部分,我们遇到的所有事情—即便是看上去是坏事—仍然可以因为我们的正念而使它变成好事。一旦难来了,就会有错误或者其它的问题或者是障碍出现。我内心记住师父讲的两段法,师父说:“我说一个不动能制万动!(《二零零五年加拿大法会讲法》)”“我经常讲一句话就是,你学大法了,无论你遇到好的情况和坏的情况,都是好事,(鼓掌)因为你学了大法了才出现的。”(《二零零五年旧金山法会讲法》)这样,在遇到问题的时候,我通常能够保持冷静,而且学会看事物好的一面,而不是担心不好的一面。我也想起了曾经与大纪元的一位合作负责编辑的同修分享过的一个体会。他试着要培训一位学员,以便能够编辑报纸的某一版面,但是一个又一个星期过去了,这位新编辑总是在那一页上出很大的错误,他总是要等到最后一刻还得修改。他越不相信其他的同修,她出现大错误的几率就更大。最后他意识不是因为那位同修出错使得他不信任,相反,可能是由于他对别人的不信任导致了那位同修出错,而且他越是不信任那位同修,问题就越糟糕。

其中有一个发生在我身上的更典型的例子,那是在筹备新年晚会期间,我和两个来自其它城市的学员住在一起,其中有一位学员和我相处的非常好,我们做了很长时间的朋友,有两个星期他忍不住对我所作的每一件事都要批评一番,从我管理人

员和组织会议的方式到我接电话甚至是借一支笔的行为举止,他都要批评。最初我只把这当作个人修炼过程的一个普通的考验,对此嗤之以鼻,忍了,并考虑怎样在他的意见反馈基础上提高,但是这种状况持续不断,最后我意识到我对他的批评太执著了,而且全盘接受。这种状况只有当我悟到以下几点时才改变。我悟到:我非常害怕被批评,非常在意我的名声以及得到每个人的认可。关键是我做事时很多情况下我只是为了与他人交往和不冒犯别人,而不是真正的修炼—大多时候只是表现出避免出现矛盾或免受批评。我的修炼和提高是为了解决困难,而不是为了证实大法和救度众生。

这使我回想起几年前的一个经历。当时我在曼哈顿,纽约的一个项目正在起步,有很多讲真相的大的活动正在进行。一天早上,我打算出去参加一个活动,正当我要出门的瞬间,我突然感到像病了一样、浑身发烫、头晕、而且还感到很严重的头痛。我决定要去参加那个活动,于是我坐下来发正念。但是,在我的脑海中,我在想:我是有什么执著使得干扰得以发生?如果我去掉我的执著,我会不会好一点儿?“我意识到我在与旧势力谈判,而不是彻底否定它。我意念中非常坚决说:旧势力,我不是来这里接受你的考验的,我回去掉我所有的执著,但是是为了救更多的众生,而不是害怕你的迫害,无论我的头疼不疼我都要救度众生。”正在这时,我不适的症状全部消失了,在我的眼前,我看到了一个景象,比

摩天大楼还高的巨大的佛、道、神在纽约的上空驱散了所有的邪恶。

我还要谈一下关于新年晚会的推广,师父去年说将来我们不需要这么多的学员参与推票工作,也不需要再像过去那样出来上街卖票了。但是今年,世界各地的学员还得去纽约,每天到街上去买票。为什么会这样呢?想到这个问题,我就会想到2007年师父在《美国首都讲法》中说:“对于这场迫害,不同层次、不同生命有他们的不同认识。有的认为是必须经过的一条考验的路,有的认为是触动了整个宇宙旧的因素造成的。有的认为是给大法弟子铺路,在低层次的生命认为,正的出来了,邪的必然就要起破坏作用。”在这段讲法中,师父说:在低层次的生命认为,“正的出来了,邪的必然就要起破坏作用。”这正符合了旧宇宙相生相克的理—这个理在新宇宙中不会以同样的方式存在,而是旧势力的理解。但是,我们也会抱着这样的观念:当我们做一件好事的时候,迫害和困难在所难免,或者是可能我们仍然认为我们需要经历困苦和挑战才能够救度众生。然而这个世间不是为了旧势力而成的,我们也不是为了接受考验和还业而来到这个世间的,我们是为了救度众生和证实法而来的。

中西方学员之间的配合

中西方学员在在办晚会上如何配合也是很具挑战性的。

通常西方学员,至少我自己吧,常常对社会有一种很强的责任感,包括对社会的形式等。

一方面可能是件很好的事,但另一方面,在人的层面上,我们有时很可能被社会的形式和规矩限制住,不能清醒地意识到人类社会的一切都可以为我们救度众生所用。师父在《二零零七年纽约法会讲法》中明确讲到:“中国的学员都有一个感受,觉的西方社会里做什么事情都是按部就班的,有些事还得预约,等啊等啊时间很长。可是迫害情况很急,反迫害是没有时间这样慢条斯理的。学员觉的这样做不行,所以很多中国的学员就采取自己的办法,直接见面,持之以恒的、坚持不懈的做,一定要把真相讲到位的精神,把事情办成的态度。当然有些西方学员觉的受不了,习惯于那种的生活方式。”

我有时确实很受不了中国学员的方式。但是,从正面看的话,我意识到他们做事的方式也有它的可取之处,譬如直接见面把事情办成。

举个例子:我和几个学员一起想让汽车商赞助我们的晚会。有个学员给很多的车行打了电话,但没有任何回馈。我们决定亲自上门去拜访一些车行。我们到了一个车行,到服务台说明我们想见负责做广告的人。接待的女士很吃惊,告诉我们必须事先电话预约。当我们解释我们曾经试图预约时,这个女士瞟了我们一眼,嘴里喃喃道:“误会、误会。”她的反应,对我来说,是冲着我执著于常人社会按部就班方式来的。但是我和同行的学员心里很明白:我们是来救度众生的,世上的一切都是为法而存在的。最后,我们得到了一